

张伯伟 著

中国诗学 研究



上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诗学研究/张伯伟著. - 沈阳: 辽海出版社, 1999.12
ISBN 7-80638-723-4

I. 中… II. 张… III. 诗歌-文学理论-文学研究-中国 IV.
I20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74229 号

本书为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赞助出版

辽海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沈阳市民族北街 29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鞍山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字数: 346 千字 印张: 13

印数: 2001-4000 册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

2000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徐桂秋 谢丹 责任校对: 张燕 高小荣
乔立新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版式设计: 丁凡

定价: 19.50 元

目 次

第一辑 诗学文献学

小引：古代诗论研究中的文献学问题/3

- 唐五代诗格丛考/11
- 论《吟窗杂录》/26
- 元代诗学伪书考/47
- 韩国历代诗学文献综述/64

第二辑 诗歌史

小引：中华文明中的诗歌王国/93

- 应璩诗论略/99
- 李白的的时间意识与游仙诗/113
- 杜甫《江村》诗心说/123
- 李义山诗的心态/132

第三辑 诗论史

小引：中国古代文学批评/155

- 从《左传》看春秋时人的音乐观/161
- 孟子“以意逆志”说的现代意义/173
- 汉儒以美刺说诗的新检讨/202
- 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与文学的相互关系/215
- 摘句论/235
- 论诗诗的历史发展/249
- 宋代诗话产生背景的考察/261
- 金代诗风与王若虚诗论/274
- 中国古代诗话的文化考察/290

第四辑 域外汉诗学

小引：域外汉诗学研究的历史、现状及展望/317

- 韩国古代诗学总说/325
- 日本古代诗学总说/338
- 从中韩诫子传统看宋尤庵的诫示子孙诗/359
- 骑驴与骑牛——中韩诗人比较一例/382

我与中国诗学研究（代后记）/405

第一辑

诗学文献学

小引：古代诗论研究中的文献学问题

- 唐五代诗格丛考
- 论《吟窗杂录》
- 元代诗学伪书考
- 韩国历代诗学文献综述

小引：古代诗论研究中的 文献学问题

从80年代以来，古代诗学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，这是学术界有目共睹的事实。时至世纪之交的今天，如何进一步拓展古代诗学理论研究的新天地，也成为学术界日益关心的问题。各种有关的学术会议，讨论的议题大多围绕着如何进一步加深、拓宽这一研究领域，尤其重在如何从现代诗学理论的观点对古典诗论加以条理、阐发，即挖掘、弘扬古典诗论的理论价值。这一强调无疑是必要的和重要的。但人们在强调加强古代诗论的理论性研究的同时，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作为研究基础的文献学问题。

有一种看法认为，古代诗论中的文献学问题，经过前辈学者的努力，已大致获得解决，因此，今天的学者所应该从事的，主要是在理论上的阐发。应该说，这是对古代诗学理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一种误解。古代诗论中的文献问题不是已经基本解决，而是刚刚开始。从历史上看，学术的发展是一个往复消长的过程。汉代的经学注疏十分发达，往往一经说至数百万言，繁琐之极。于是到了魏晋，玄学主张得意忘言，用汤用彤先生的比喻，王弼是用了奥卡姆的剃刀（Ockam's razor），尽削汉人学问之芜杂^①。这可以说是一次大消化。但这样一来，又不免由消化不良转而为营养不良。这时，

^①参看《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》，载《理学·佛学·玄学》，页319。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1年2月版。

印度的佛学思想大举进入，出现了一批翻译大师，做了大量的文献积累工作。积累多了，又带来了消化不良，于是禅宗出来，尽扫文字障。宋儒受其影响，专讲心性，讲多了又不免流于空疏，于是再由考据学来补救。乾嘉学派强调实事求是，无徵不信。但只是皓首穷经也不行，要改革现实，就有了康有为等人重新提出经世致用之学。一直影响到五四，进入了本世纪。百年来的学术，非一言能尽。从消极的观点看，是既有消化不良，也有营养不良。禅宗语录里说“药病相治”^①，即说明药是治病的，病好了就无需药，所以反过来说，病也是治药的。从目前学术界的状况来说，营养不良的问题似乎更为严重一些，所以对文献问题也就有值得特别重视的必要。就古代诗学理论的研究而言，文献学问题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略作阐述。

一、对既有文献的整理

古代诗学理论的文献浩如烟海，除了自成卷帙、勒为专书者外，大多数分散在各种别集、笔记和选集之中。60年代曾编过《中国历代文论选》三册，80年代增补为四册。台湾成文出版社在70年代末也曾出版从汉到清的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十一册。另外，还有一些专题资料汇编，如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》《万首论诗绝句》等。但和这些文献的总量比较而言，仍然是小部分。目前，由我主编的《中华大典·文学典·文学理论分典》的工作已经开始，就是希望通过现代方式，使古代文学理论的结构得到全面而有组织的体现。其次，以稍成卷帙的诗话而言，迄今为止，我们还缺乏一部较为全面的诗话总目。除宋代和清代以外，我们甚至连断代的诗话总目也没有，更谈不上对每部诗话逐一考订其作者、源流、版本等问题了。再以诗格研究而言，除郭绍虞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（商

^①张伯伟译《临济录》，页72。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，1997年4月版。

务印书馆大学丛书本)和罗根泽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第二册对唐五代诗格略有介绍以外,也很少有人对之作进一步的文献研究,而其中却存在着大量的作者、时代等真伪问题。如旧题王昌龄的《诗格》,过去认为是后人伪托,学者往往不敢大胆引用。但此书在空海大师的《文镜秘府论》中已经大量征引,可以确考是空海自唐朝携归者。所以,即使不是王昌龄亲撰,此书中所包含的材料依然是中唐以前的诗论文献。历代刻本自《吟窗杂录》以下,《诗法统宗》《诗学指南》诸刻本中所收《诗格》和《诗中密旨》,虽然也题王氏之名,却是真伪混杂,不宜随意引用。唐人诗格中此类问题甚夥,不加以研究,对于唐代诗学理论的全面把握是不可能的。再以《二十四诗品》为例,在古人看来,这也是一部诗格著作,就目前所知,它最早也出现在元代的诗格类书中,人们从来就是将它作为司空图的作品看待的。然而近年来有学者指出其属于后人伪托,在学术界引起争议,目前尚无一致意见^①。要对这一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,可能需要认真调查其来源,这就需要对元代及其以下的诗格作系统研究。总之,诗格的产生,一方面是为了科举,一方面是为了训初学。从唐至清,层出不穷。关于唐人诗格,我在几年前曾完成了《全唐五代诗格校考》,希望能够为学术界提供一份较为全面、可信的唐代诗学文献。但是宋元以下的诗格,同样是既含有丰富的理论价值,又存在着不少文献上的问题,则尚未有人作全面清理。

二、对被忽视的文献的开发

还有一些文献,是长期以来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的。这里以域外汉籍文献为例略作说明。大致看来,这些文献可以分作三类:一是中国人所写,但在国内已经失传,目前仍保存于国外的文

^①关于《二十四诗品》真伪问题的讨论,可参看《中国诗学》第5辑。南京大学出版社,1997年7月版。

献。例如唐代的律赋颇丰，但律赋理论却不见流传，尽管在唐五代曾有张仲素《赋枢》、范传正《赋诀》、白行简《赋要》、纪干俞《赋格》、浩虚舟《赋门》、和凝《赋格》等书，但均已失传，而日本却藏有平安末期写本《赋谱》，考察其内容，乃出于唐人之手。在古代文论研究中，赋论的研究相对而言较为薄弱，其中尤以律赋理论研究最少，原因之一就与资料的匮乏有关，而《赋谱》的发现便能填补某些文献上的空白。从比较文学的观点看，佚名的《赋谱》对日本的文学理论也有影响，如平安末期产生的《作文大体》中就颇多袭用。又如宋人诗话中有《唐宋分门名贤诗话》二十卷，在国内早已失传。但在韩国却有朝鲜时代的刊本，现存十卷正文及二十卷目录，亦能得其梗概。宋人诗话中卷帙阔大者并不多，这部诗话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，现已收入赵鍾业教授编《韩国诗话丛编》。但对这部诗话的产生时代，人们尚有不同意见^①。古代日本、朝鲜、越南都属于汉文化圈，中国文人与域外文人也多有交往，结下了不少文字姻缘。这些内容有些尚保存在中国文集中，有些则在国内已经失传，特别是一些书信和谈话记录。例如，朝鲜时代有不少使者或随行人员到中国，与当时的文人交往频繁，回国后写下许多“燕行录”（或名“朝天录”），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笔谈记录，透露出许多当时的文坛信息。我曾收集了百余种燕行录，希望能够从中挖掘出一些有意义的材料。例如，李德懋《青庄馆全书》中所收的《天涯知交书》，朴齐家《楚亭全书》中所收的《缙绅集》，李尚迪《恩诵堂集》中所收的《海邻尺素》，即提供了丰富的文人交往的佳话。又如金正喜是朝鲜时代开考据之风的学者，曾深受乾嘉学风的影响。金氏于嘉庆十四年入燕，对翁方纲（覃溪）、

^①韩国赵鍾业教授认为，根据书中提供的信息，该诗话成书于熙宁末年。见《韩国诗话研究》页490。汉城：太学社，1991年2月版。但该诗话乃杂录诸书而成，所以其中提到的年号，实为所采材料涉及者，并非此书产生年代的标志。我的看法是，该书的成书年代在北宋宣和初年。详见《关于〈唐宋分门名贤诗话〉的几个问题》，载《文学遗产》1998年第6期。

阮元（芸台）十分倾倒，归东后取室名为“宝覃斋”，号“阮堂”，又取覃溪之“覃”和掣经室之“掣”相配，号“覃掣斋”。今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馆所藏《覃溪手札帖》，就是翁方纲在84岁时写给金氏的长达一千八百字的信，对于了解当时的学风和文风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第二类是域外人以汉文撰写的诗话、文话、选本、文集等，尤其以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为盛。以诗话而言，日本大正时代曾编印《日本诗话丛书》，半数为汉文撰述；韩国在80年代也印有《韩国诗话丛编》，基本上是用汉字书写。以选本而言，日本平安时代的《怀风藻》《经国集》《文华秀丽集》；韩国高丽时代的《三韩诗龟鉴》《青丘风雅》、朝鲜时代的《东文选》《箕雅》等，均为著名的汉诗文选本。以文话而论，如斋藤正谦的《拙堂文话》、海保元备的《渔村文话》等。以论诗诗而言，如日本江户时代赖襄的论诗绝句，颇可与袁枚的论诗诗比较；朝鲜时代的申纬则受学于中国的翁方纲，其论诗诗也颇受石洲的影响。从内容来看，域外的诗学理论文献大概可分两类，一是偏于理论，一是偏于批评。依其批评对象，后者又可分为本国诗和中国诗两类。李锺殷、郑珉的《韩国历代诗话类编》对这些文献作过初步的整理，但所采书籍仅三十三种，范围过于狭窄。即使以现在易得的韩国诗话而论，也有一百二十余种。如果再扩展到文集材料，内容就更为丰富。这些文献的开发利用，不仅是古代诗论研究的新课题，而且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好素材。第三类是域外汉学研究文献，这指的是近现代汉学家用中文或其本国文字撰写的著作。古代诗论著作早已走向世界，以锺嵘《诗品》而言，在唐代已传入日本，至晚在宋代也传入高丽。所以，今天的研究者也应该具备开放意识。当古代诗论著作自身已走向世界，而研究者仍然以狭隘的眼光来处理时，就难免与学术研究的第一线脱节。今天我们研究《诗品》，就不能不参考日本高木正一译注的《锺嵘诗品》，不能不参考兴膳宏、清水凯夫的有关论著，不能不参考韩国车柱环的《锺嵘诗品校证》，不能不参考法国陈庆浩的《锺嵘诗品集校》等等。

三、文献研究与理论阐发

古代诗学理论的研究归根结底是要落实到理论的层面，这是不容置疑的。所以，现在许多研究著作往往借鉴现代或西洋文学理论的框架来分析、评鉴古典诗论，也是很自然的。但是落实到具体操作中究竟应该怎么样？禅宗有这样两句话，一句叫做“水中著盐”，有盐味而不见盐状；一句叫做“金屑虽贵，落眼成翳”。我们希望的是前者，因为这是一种化境。而要在研究中达到这种“化境”，即有赖于对文献的涵咏体察，包括古代的和现代的，中国的和外国的。这里就禅宗与诗学的关系略举一例。严羽《沧浪诗话》是宋代以禅喻诗的一部著名诗话，其《诗辨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学汉晋与盛唐之诗者，临济下也；学大历以还之诗者，曹洞下也。”元末李维楨，明代陈继儒，清代钱谦益、冯班一直到今人，往往根据这段话斥责严羽不懂禅，因为从禅宗史上看，临济宗和曹洞宗均为五宗之一，二者并无高低之分，而严羽的话显然是认为二者有高下之别。其实，正如《四库提要》的作者所说的：“唐以前各尊师说，儒与释争。宋以后机巧日增，儒自与儒争，释亦自与释争。”^①所以唐代诗学与禅学关系可以划出南北宗的不同，但在南宗之中不必细分，如齐己（撰有《风骚旨格》）出于沩仰宗，但他“凡百禅林，孰不参请”^②。宋代则于五宗之中还要作细分，因为宋代禅学以及受禅学影响的诗人往往将某一宗、某一派视为正宗，而自觉不自觉地排斥另一宗、另一派。黄庭坚喜临济宗，他说：“余旧不喜曹洞言句，常怀泾渭不同流之意。”^③饶节（如璧禅师）是云门宗

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四十五《五灯会元》提要，页1238。中华书局，1965年6月版。

②《宋高僧传》卷三十，《大藏经》第五十册，页897。

③《书洞山价禅师新丰吟后》，《豫章黄先生文集》卷二十六，四部丛刊本。

法嗣，所以给友人的诗中写道：“故人若问别来事，举似云门第二关。”^①在给其外孙的诗中也写道：“要作仲尼真弟子，须参达磨的儿孙。”^②这个“的儿孙”，在他的心目中就只能是云门宗。严羽生于福建，所以深受当时临济宗大师宗杲的影响。他自己说：“妙喜（即宗杲）自谓参禅精子，仆亦自谓参诗精子。”^③而当时与宗杲相对立的正是曹洞宗的天童正觉禅师，他强调默照禅，反对妙悟，因而被宗杲斥为邪禅、屎禅、杜撰禅。正因为如此，在严羽当时的心目中，临济宗和曹洞宗必然是有高下邪正之别的。从理论阐发来说，也就应该结合宗杲的禅风来考察严羽的诗论，从而得出符合实际也更为深入的结论。

再如关于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》真伪问题的讨论，目前已引起学者的关注^④。大致的意见不出五类：一是继续维护司空图的著作权；二是认为明代怀悦所作；三是认为出于元代虞集之手；四是认为元初人所作；五是认为产生于元以前（可能是司空图作，也可能不是）。随着讨论的深入，第二种意见已经遭到否定，第三种意见也未必是。《二十四诗品》的产生年代也就在唐末到元初约四百年时间中。要对司空图的诗学在理论上作准确的定位，就必须首先解决《二十四诗品》的产生年代这一文献学问题。

在研究趣味上，近二十年来，古代文学理论界始终保持着较为

①《寄夏均父二首》之一，《倚松老人诗集》卷二，四库全书本。

②见吕本中《紫微诗话》，何文焕《历代诗话》本，页371。中华书局，1981年4月版。

③《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》。郭绍虞《沧浪诗话校释》附录，页253。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3年8月版。

④国外对此一问题的关注，尤以日本学者为最。如大东文化大学的门胁广文教授撰写了《司空图〈二十四诗品〉伪作说の论争について》，介绍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，翻译了张健《〈诗家一指〉的产生时代与作者——兼论〈二十四诗品〉作者问题》，并且准备继续翻译《中国诗学》第五辑上的一组论文，介绍给日本汉学界。又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博士生大山洁近来发表《〈二十四诗品〉の著者と成书年代に関する考察》，载东京大学《中国语中国文学研究室纪要》第一号（1998年4月）。

浓厚的理论热情，这无疑是应当加以珍惜的。但是由于长期忽视了作为研究基础的文献学问题，这种热情就未能结出应有的果实，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不良学风的堂而皇之的龟缩处，这就不能不引起学术界的高度警惕。所以，在回顾近百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时候，再次提出文献学问题，就不应该被视作无意义的老调重弹。

一九九八年三月于南秀村寓所

一九九九年一月修改

唐五代诗格丛考

清人沈涛《匏庐诗话·自序》指出：“诗话之作起于有宋，唐以前则曰品，曰式，曰条，曰格，曰范，曰评，初不以诗话名也。”品、式、条、格、范、评，其实都可以用“格”来代替。唐五代的诗格，除了郭绍虞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（大学丛书本）及罗根泽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曾经有所介绍以外，研究论述之作向不多见。近来，笔者在对唐五代诗格的辑校过程中，就其中的一些文献问题略有所考。兹稍加整理，谨述于下。

一、《文笔式》 佚名撰

《文笔式》，作者不详。此书在中国历代书目中未见著录，中土也没有流传。藤原佐世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“小学家”类录有“《文笔式》二卷”，其遗文散见于日僧空海所编之《文镜秘府论》中。

关于此书的产生年代，中外学者有不同的意见。罗根泽《文笔式甄微》（载《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》第三卷第三期，1935年1月）根据此书所引及的诗无唐人作品，以及称温子升、邢邵、魏收诸人为“近代词人”等线索，推断作者为隋代人。王利器《文镜秘府论校注》复根据书中引徐陵文有“诚臣”一词，认为当出于作者避隋高祖杨坚之父杨忠讳而改，遂谓“此书盖出隋人之手”。日本小西甚一《文镜秘府论考》“研究篇”则根据此书与上官仪《笔札华梁》（其遗文亦见于《文镜秘府论》）在内容上的近似推论，

假如是前者引用了后者，则其作者当与上官仪同时或稍后；反之，则《文笔式》在《笔札华梁》前。没有确证可说明其为隋时人，但可以断言其为盛唐前的作品。

今案：使用“诚臣”一词未必可证其一定出于隋人之手。如唐太宗《赐萧瑀》诗亦有“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诚臣”（《全唐诗》卷一）之句，根据《旧唐书·萧瑀传》载，此诗乃作于唐贞观年间，即为一明证。今本《文笔式》引及鲍照《河清颂序》（见《文镜秘府论》西卷《文笔十病得失》），据兴膳宏校注之《文镜秘府论》，鲍照的“照”各本均作“昭”，乃避武后“曩”之讳而改。又《文镜秘府论》东卷《七种言句例》自一言句至七言句全录《笔札华梁》，八言至十一言则录《文笔式》，显然后者是出于对前者的增补。又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大致按作者先后分类排列，《文笔式》乃在杜正伦《文笔要诀》之下、元兢《诗髓脑》之前。据《旧唐书·杜正伦传》，杜氏卒于唐高宗显庆三年（658年）以后。综上所述，我认为《文笔式》的产生年代当在稍后于《笔札华梁》的武后时期。

考今本《文笔式》的内容，出于其自创者并不多见，许多地方雷同于刘善经的《四声指归》及上官仪的《笔札华梁》，所以在辑佚的过程中，往往不易作十分确切的釐清。但三家所说既然宗旨一贯，后出者便不妨既引述袭用，又有所增补附益，这也是古书中的一条通例（参看余嘉锡《古书通例·辨附益》）。

《文笔式》一书在中土虽未见流传，但托名魏文帝的《诗格》，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袭自《文笔式》。而此书由于较早传入日本，于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如平安时代空海的《文镜秘府论》中曾大量引用其文；藤原明衡所编之《本朝文粹》，在卷七《省试诗论》中也记载了当时文人以《文笔式》的理论作为讨论诗歌声病的依据之一；镰仓时代释了尊的《悉昙轮略图抄》（见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八十四卷）中也曾经加以引用。可见这本书对日本汉文学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。

二、《诗格》 佚名撰

此篇遗文仅见于敦煌残卷中，编号斯 3011。比较完整的三行是“七对”的名目，即的名、隔句、双拟、联绵、互成、异类、赋体。此外有“诗格一部。天青白雨外，山俊（峻）紫微中。鸟飞随影去，花落逐摇风”数字。此断片虽为残文，但有两点值得注意：其一，此七对的名目、顺序与《文镜秘府论》东卷《二十九种对》的前七对完全一致，可证其为时人之通说，也可为空海“古人同出斯对”之语作一旁证；其二，残卷从字迹上来看，幼稚拙劣，显然出于童蒙习书。而习书以诗格为内容，这从一个侧面透露了唐代诗格一类书在民间颇为流行的消息。

关于此书的产生年代，从内容上推断，应该是初盛唐之间的作品。从书写款式上来看，其中有将纸倒转倒书的现象。在敦煌写卷中，这种倒书现象往往出现于中唐以前，至中唐便少见，唐末张议潮后便绝迹（参看姜亮夫《敦煌碎金·导言》“款式问题”）。这也有助于判断此书的抄写年代大约在中唐以前。

三、《诗髓脑》 元兢撰

此书中国历代书目中未见著录，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“小学家”类著录有“《诗髓脑》一卷”及“《注诗髓脑》一卷”。“髓脑”一词本为佛典用语。《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》卷六：“能探一切头目、髓脑、身肉、手足。”《大方等大集经》卷二十三：“观于内身、皮肤、肌肉、筋骨、髓脑，如空中云。”《佛说佛名经》卷六：“头目髓脑，如弃涕唾。”“髓脑”是人体最为重要的部分，可引申为关键、要旨等义。六朝的著作已经开始使用“髓脑”一名，如《隋书·经籍志》“五行类”有“《周易髓脑》二卷”，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则著录为《易髓》《易脑》各一卷。《诗髓脑》一